

象思维：观象比类的符号思维

——以《易传》为视角

林忠军

摘要 《易传》之象，包含自然之象和本之自然之象而形成的易象两层含义。易象与语言不同，它是通过对外在客观世界物象的观察、模拟、抽绎，将显现于人意识内的物象转化为形象的、直观的、与外在世界物象形“相似”的阴阳符号和由阴阳符号构成的意象。《易传》中的易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一种符号思维。观象比类是易象符号思维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通过仰观俯察模拟而形成的易象符号，与其他事物比类，然后去理解（“尽意”）和创造世界（制器）。易象一旦形成，就由观外象比类转换为观易象比类。这个象思维形成过程是化繁为简的过程，从外在世界之象到易象符号，然后再由易象符号到外在世界之象。“观象”之“观”，是一种观察世界的的能力；“比类”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思维活动。《易传》象思维不仅是静态的观象比类思维，也是动态的观象比类思维。《易传》易象比类能成立的根基，是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和易之生生之本体。这种脱离卜筮文本的易象思维是一种不以语言概念为媒介的逻辑思维。同时，易象符号保留了一些外在客观世界直观形象的特征，通过观变化的易象符号去理解世界、创造世界、规范人类行为而形成的易象符号思维，带有形象思维的特征。易象符号思维最本质的特征是动态性，这一点与西方逻辑思维相区别。

关键词 《易传》 易象符号 符号思维 观象比类 动态思维 抽象思维

作者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2-0031-10

关于易象思维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严复、冯友兰、方东美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周易》和易学的逻辑问题，其中涉及象思维或“取象思维”，但是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周易》的文本思维和易学思维，不是易象思维。^① 系统研究象思维的是王树人先生，他的研究是中西哲学会通下的象思维研究，涉及《周易》象思维。^② 而《易传》象思维内容丰富，是中国古代象思维和整个思维研究的基础。今专以《易传》象思维为题，发表管见，就教于方家。

一、“见乃谓之象”之“象”是自然之象

何为象？按照今本《易传》的理解，象是世界万物形成时和形成后所表现的外在形式。《系辞传》提出“见乃谓之象”，有两层意思：一是事物形成时所表现出的雏形。这种雏形还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是一种

① 参见严复：《天演论自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周山：《周易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克峰：《易学逻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于春海：《〈易经〉与取象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等。高晨阳的《中国思维方式研究》，其中易象思维的内容占比重很少，参见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气态”。韩康伯注“见乃谓之象”曰“兆见曰象”；孔颖达疏曰：“气渐积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① 此时的象是无形的，是创生之始，非创生之本，异于老子创生之本的道（或无）中包含恍惚之物或象。老子的象是道（或无）中创生万物的要素，是“无”之所以能生“有”的根源。而王树人先生将此“象”解释为宇宙创生之源，如他说，“这里所谓‘大象无形’的‘原象’，就其本真本然而言，就是‘有生于无’的‘无’。这个‘大象’之‘无’，除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原创原生之源”^②，显然不符合老子之意。“见乃谓之象”的另一层意思，是在事物形成之后，显现于外可以感知物体的外在形象，也称为具象。如《易传》称自然界的天地之象、日月之象、变化之象、四时之象、寒暑之象、昼夜之象、鸟兽之象等，人之君臣之象、男女之象、夫妇之象、父子之象、大人之象、圣人之象、君子之象、贤人之象、忧虞之象、小人之象、叛人之象、疑人之象、躁人之象、诬善人之象、失守人之象等，这些物象和人象又可概括为“天文”“地理”“人文”。这些“天文”“地理”“人文”之“象”皆由气构成物象，如《系辞传》所言“精气为物”。天之日月星辰是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常见的象，即天象；荀爽注“见乃谓之象”曰：“谓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③ 而在天象中，日月交替光明，最为耀眼，因此被古人视为最大的象。“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时象与形相伴随，有形即有象，有象即有形，此即《系辞传》所说“成象”“成形”。

象本于太极而形成，即太极生象。《系辞传》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于此节的解释，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约有三种观点：其一，以汉唐马融、虞翻、孔颖达等人为代表，将此节解释为客观世界的形成过程，即由太极生成天地，由天地生四时，由四时生八卦（自然界八种物质）。其二，以邵雍、朱熹等人为代表，把此节解释为伏羲画卦。其三，以宋代程迥、清代毛奇龄等人为代表，将此节解释为大衍筮法成卦。虽然三种解释不同，或言自然界，或言画卦，或言筮法成卦，但皆直接或间接地解释了宇宙自太极、天地到四象、八卦，即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万物之象的形成过程。^④ 又依据《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可知，道生万物，太极即道，太极生万物之象，即道生万物之象。

客观存在之象与道（太极）存在如下关系：道（太极）生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是象，象也是形。象是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之道贯穿象之终始，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如天道是阴与阳，地道是刚与柔，人道是仁与义（《说卦传》）。在这个意义上说，阴阳刚柔是万物之象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如《系辞传》所言“刚柔者，立本也”。在现实层面，一方面，象与道（太极）不可分，万物之象由道之阴阳二气感应形成，“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道寓于万物之象中，“其道甚大，百物不废”（《系辞传》）。另一方面，阴阳之道不同于物象，阴阳之道是无形的抽象的、不可感知的，而物象是有形的、变化是可感知的。如《系辞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道）显诸仁，藏诸用。”此言道内含阴阳之气。器是外在世界中有形可见的具体事物，也就是说，成形的事物谓之器，即“形乃谓之器”。道显现的是生物之仁，是“显诸仁”；潜藏其造化万物之用，是“藏诸用”。也就是说，人能感受到的是物象外在之存在和变化，无法感受道在物象存在和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象与道有本质的区别。

从宇宙形成看，象先器后。象介于道器之间，是由道到器过渡的一环。宇宙形成之后，作为普遍意义的道，是万物“器”的依据，贯穿于事物始终，作为事物发生之前状态的“几”即是“象”。《系辞传》曰：“几者，动之微也，吉（凶）之先见者。”^⑤ 韩康伯解释曰：“几者，去无入有，理而无形，不可以名寻，不可以形睹者也。”^⑥ 这个“几”是指宇宙生成时事物成形前呈显的一种状态和征兆，更多指在宇宙形成之后，事物即将发生或发生之前呈现的征兆。由此可见，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和宇宙形成后，气象在道之后，在形质可

①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308页。

② 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第5页。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228页。

④ 参见林忠军：《〈易传〉生生哲学之我见》，《周易研究》2023年第3期。

⑤ 朱熹《周易本义》引《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

见的物之前。当万物形成之后，象、形、器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象、形是器之外形表现，有物必有象，有象必有形，象、形不可能脱离器物而存在，因而象作为具象，也可称物象。

物象的最大特征，是始终处于不断流变之中，这种变化或是可见的，或是不可见的。如天地之象、四时之象、人之象等皆如此。在《易传》看来，物象之变、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于宇宙本体的“道”或“太极”内含生生之属性。道虽具有生生功能，却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自体。而其生生，则是就阴阳而言的，阴阳未分内含生机，待其分阴分阳而形成天地。天是最大的阳，地是最大的阴。天地是最大的可见之象，“法象莫大于天地”，天地“继善成性”，秉承了道生生之属性。而天地的本质属性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谓大德，指天地最大属性是常生不已地创造世界。故世界之物象，处在流变之中。

《易传》之象、西方现象学中的“现象”总与“物”相联系，象是一种事物本身的显现，此为二者共性。不同的是，《易传》的“象”或“物象”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事物现象的外在显现，外显的象是被人所观察和理解的。而西方现象学所说的“现象”是在人之感官和意识内的显现，强调的是主观的显现。有的学者认为，《易传》之象即是西方现象学之“现象”，其根据是《系辞传》的“见乃谓之象”，他们将此言理解为显现于心的易象（即意象），是心灵意象，“有类似于现象学意义之胡塞尔‘意向性’的‘意向’”^①，而从其语境看，此“见”为动词，指显现是象；与之对应的是“形乃谓之器”之“形”，也是动词，指成形是器；形、器相连，讲的不是与筮占相关的卦象，而是外在的事物。显然，将“见”理解为“心灵意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二、易象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符号

易象是由阴阳符号构成的、按照一定秩序排列出的八卦和六十四卦及所象征的意义。以《易传》之理解，由圣人仰观俯察，近取人身男女，远取诸物，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观之，抽绎出阴阳概念，即所谓“观变阴阳”。依据阴阳概念画出阴阳符号，然后按照天地人三才，用阴阳符号画成三画的八卦符号（《系辞传》），由八卦相重而成六画的六十四卦之象，也有爻象在其中，即所谓“八卦相重，爻在其中”（《系辞传》）。因为易象是对外在世界天道地道人道的模拟，所以易象也具有与外在世界同样的属性，也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系辞传》）因此，易象是圣人长期对天地万物人身模拟而画出的符号，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如《系辞传》所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不仅文本中的易象是对于自然的效法，筮法及其行著而得出的卦象与其所昭示的吉凶也是法于天象。“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传》）因此，《易传》认为，易文本从本质上说是象，“《易》者，象也”（《系辞传》）。也就是说，易象之所以能够预知未来，除了借助于“天生神物”外，还在于易象对于天地自然万物模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传》）易象被赋予吉凶意义。“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因为卦爻辞是观象而作，象之吉凶通过卦爻辞而显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传》）。

易象起自一阴一阳符号，而阴阳符号及其构成的易象所表达的是外在客观世界中阴阳未分之道和万物之象的关系。因此，一阴一阳是道，而由一阴一阳符号构成的易象，则是外在世界中道生万物之象的符号图式化。以符号学言之，无论是阴阳符号和由其构成的八卦符号、六十四卦符号，还是依据卦爻符号而作的卦爻辞符号，皆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特点，具有一般符号学的特征。“从《周易》的主体看，大部分卦画主要具有象征性符号的性质，是设卦者的一种约定。”^②而在卜筮语境中，表达卦爻之符号意义的文辞多是普遍和抽象意义的符号。

作为人精神产物的易象符号，与语言符号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易象符号与文字语言符号，从形成看

① 王振复：《时间现象学：〈周易〉的巫性“时”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4期。

② 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84页。

有象形、象征、指代等特征。按照东汉许慎的说法，中国古文字是六法而成，即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说文解字叙》）。其中象形、会意、指事而成的文字，与易象符号形成和意义有一定的联系。如八卦是中国早期的象形文字。《说卦传》明确指出八卦指代八种自然物质，而《易纬》认为八卦是古文字：☰（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风”字），☶（古文“山”字），☵（古文“坎”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泽”字）。（《乾凿度》）六十四卦虽然不是古文字，但有许多卦象似象形古文字，如颐☶，象口腔，噬嗑☲，象口腔牙咬合食物。如《象》释噬嗑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当然，易象更多是象征和指代意义，如复☱、家人☱、咸☱、晋☱、明夷☱等内外卦组合，是指代、会意并用，与古文字造字雷同。同时，按照《易传》的理解，中国文字发明是受启于六十卦之象，如六十四卦中有夬卦：“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系辞传》）这种说法有夸大卦象作用之嫌，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它看到了易象与古文字的联系。如成中英先生所言：“由取象比类而造字，由平仄清浊而定声韵，由吉凶悔吝而显辞义，由虚实序位而见语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语言就是《易经》的语言，体现了《易》的精神。”^①与语言不同的是，从语形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字是由形状不一的笔画构成，而易象则是由阴阳符号构成，是一种排列有序的、整齐的阴阳符号。前者显得杂乱无章，后者显得整齐有序。从语义看，脱离卜筮话语的易象显现的是世界普遍意义或圣人深奥的思想（“立象尽意”）。而语言文字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完全显现世界的普遍意义（“言不尽意”）。即使《易传》所言的观象而成“曲而中”的易辞，对于易象的理解仅仅“思过半”而已，也不能完全穷尽或呈现易象之意或圣人之意。

易象作为卜筮活动的符号，一方面，它蕴含普遍而抽象的道理，“广大悉备”，“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传》）。另一方面，它指代更多的具体事物，如《说卦传》将世界万物分成八大类，用八卦符号去指代。八卦符号指代的具体事物，可称为“物象”，这些指代八卦符号的“物象”被视为系辞的依据。朝鲜王朝后期丁若镛曾就“物象”做过解释，他指出：“物象者，何也？《说卦传》所云乾马、坤牛、坎豕、离雉之类，是也。”^②这里说的“物象”是万物之象，不是由阴阳符号构成的易象。

易象是通过对外在客观世界物象的观察、模拟、抽绎，将显现于人意识内的物象转化为形象的、直观的、与外在世界物象象形“相似”的阴阳符号和由阴阳符号构成的意象，这就是“《易》者，象也者，像此者也”。在《易传》看来，易象被赋予了客观的属性，是外在世界物象的符号，易象意义等同于外在的物象意义，此《系辞传》所谓“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总之，《易传》之象，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然之象，一是与自然之象相关的易象。二者的关系是：易象本于自然之象，表达自然之象，是自然之象的符号。因为易象是对自然之象模拟效法而成，故易象是自然之象的化身。易象之动，即是自然之象之动；观察和解释易象，就是观察和解释外在自然之象，这是《周易》能够应对和预知世界变化之关键。

三、易象思维是一种符号思维

何为思维？思维具有多重意义^③，其中一种是指人类特有的认识活动，也是人思考问题、认知事物的方法和模式。反思人类思考问题、认识事物活动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和模式，是哲学认识论，也就是逻辑学。因而逻辑学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把人们思维内容当做认识论研究的对象，而把思维形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则归于思维的范畴，当做逻辑学研究的对象。这样看来，逻辑学与认识论具有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④

《易传》的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的符号化思维，而符号化思维也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特征。德国学者卡西尔指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⑤“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

① 成中英：《易学本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15页。

② 丁若镛：《括例表上》见《周易四笺》，《与犹堂全书》第15册，首尔：侯菴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③④ 冯国瑞：《思维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6、5页。

⑤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赵海萍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28页。

辩的。”^① 这是说，不仅世界是符号的世界，而且创造符号的人也是符号，人类的思维、认知和行为是借助符号完成的。“世界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所理解，人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使世界成为人所理解的世界。”^② 这里所言易象符号，不是卡西尔的广义符号，而是指人所创造一般意义的符号。

之所以说《易传》象思维是符号思维，是因为易象的形成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如前所言，由观变化外在世界阴阳之象到易象符号创制，经历了观察、想象、模拟、抽绎等系列环节，形成了具有外在世界之象特征的符号，易象符号形成过程是象思维的过程。但这只是《易传》象思维的前奏，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象思维。真正意义的象思维是易象符号形成之后，凭借指代万物之象的易象符号，运用比较方法，经过反复思考、分析、联想、体悟，对客观事物作出推论或判断，从而达到认识和预知世界过去、现在、未来的目的，这个过程是象思维的过程，也是认识事物的过程。在这个思维活动中，易象符号是思维活动的载体，一切思维活动皆围绕易象符号展开和完成。若没有这个载体，就不存在易象思维。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化繁为简的思维活动，即是由易象符号为载体展开的思维活动取代以外在世界物象为载体的思维活动，虽然这种思维活动源于以客观外在之象为载体而展开的思维活动，却又可以完全脱离外在世界之象。换言之，通过对于客观物象的“模拟”和“复制”，形成一种“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物化符号，以此开展的思维活动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同时，凭借指代物象的符号而展开的思维活动，直接面对的是易象符号，而不是复杂的客观物象，是一种脱离客观对象、纯理性的思维活动。

如前所言，易象符号与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排列有序的、整齐的、可以直观的阴阳符号，其思维活动正是运用易符号图式内在交换、互动、诠释而完成的非语言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换言之，易象符号往往可以脱离文本，独立于语言之外，自成系统，通过符号推演、交换，显现语言无法表达的外在世界普遍意义，克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局限。如《易传》所理解的八卦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以及六十四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一阴一阳符号，呈现宇宙最普遍规律，由一阴一阳构成八卦之象，显现的是宏观的天地人空间架构和整体化的意义，以及万物八种属性和按八种基本属性而指代自然、社会、人体的其他事物。由三画而相重的六画之卦象，象征世界上六十四种不同时空下的变化事物及其属性，其排列符号宇宙演化从天地到人类文明制度的过程和在演化过程中相偶、相反、相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易象符号的推演未必符合现实，其形式却环环相扣，前后贯通，完全符合古代人思维逻辑，这种脱离语言呈现世界意义的符号思维，往往表达了与易辞语言符号完全不同的意义。虽然《易传》从“观象系辞”出发，力图通过语言文字解释易象符号，坚信“象者言乎象”，如《易传》以卦爻符号“得位”与“失位”解释六十四卦文辞“利贞”“不利贞”及“吉”“凶”等关系，诸如此类，是在说明易象与文辞一致不二，以致成为后世解释《周易》古经本义的重要依据。然而，“观象系辞”未必是完全按照一一对应原则而成，易象符号与卦爻辞所表达意义未必完全一致，甚至有的无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易象符号完全可以脱离文本，表达与文辞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因此，易象思维往往表现出不完全以语言概念为媒介的符号思维。

综上观之，《易传》“象思维”核心是以易象符号为载体开展的思维活动，其本质是抽象意义的符号思维，不是像有学者所说的以具体事物为载体的思维。^③ 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易象，具有解释世界和预知世界的功能。就其解释功能而言，是“立象以尽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其预知功能而言，易象之变动，就是客观世界物象之变动，天下之吉凶由象所获取，即由数之推演而确立卦爻之象，由卦爻之象而确立吉凶，“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爻象动乎内，吉凶显乎外”（《系辞传》）。

四、观象比类：易象符号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

《易传》易象符号思维形式很多，如不偏不倚“中道”思维、上下尊卑的等级思维、以一统众的主体思维、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以观象为核心的比类思维、“为变所适”的变通思维等，而最具特色的思维是观

① 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赵海萍译，第30页。

② 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第33页。

③ 于春海：《〈易经〉与取象思维》，第94页。

象比类思维。

观象，是观察物象与易象。《周易》古经有观卦，爻有“童观”“窥观”“观我生”“观国之光”之辞，此“观”有观察、考察之义。《易传》有“贞观”“大观”“观天文”“观人文”“观变阴阳”“观象系辞”“观象制器”等提法。《周易》经传的“观”字，字面意思是观察、观看，同时也有思虑、思考之义。如《易传》所言：伏羲氏仰观俯察、取诸身与万物，“始作八卦”，其中天地万物不是八卦符号，八卦符号是经过圣人研摩思虑抽绎出来的，必然经过“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思维加工过程。同样，《系辞传》所说的“观其象而玩其辞”，不是简单地只通过观察易象来解释文辞，也是需要人大脑的反复思虑、分析、寻找象辞之间共性而完成的。虽然《易传》未言这个复杂的熟虑思维的过程，但思虑意义已经包含在“观”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成中英先生认为，“观”是“自己内在的一种能力，一种自觉的能力”^①，“观”的思维是一种与人认知能力息息相关的“综合的创造的哲学思维”^②，从而抽绎出具有诠释意义的主客综合为一的“观的观点”学说。这个学说“展现了一个包含一切的整体动态的过程”，“也包含了无尽的‘观点’”。^③

比类，又称“推类”，是以相同事物进行比较对事物做出判断，中国古代逻辑学上称为“比类推理”。在《易传》中多次提到“类”的概念。如《系辞传》提出“方以类聚”“于稽其类”“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以类万物之情”等。此“类”或“取类”是对某一事物归类，“即用归类方法概括某一类事物的共性”。^④《墨经》《荀子》言“推类”^⑤，其义与《易传》“类”“取类”同。比，是比较、对比。“比类”依据事物相似性或相同性的特征，推断它们有相同的属性是同一类事物，即《易传》根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原则，通过比较阴阳特性，可以将事物分成阴阳两大类。“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传》）物类不同，其事物也不同，如天，阳气上升；火，阳气上升，天与火有相同属性，是同类事物，“天与火，同人”（《象传》）。相反，比较事物之间属性，若属性不同或相反，分类则不同，则属于不同事物。如火气升上，泽水下降，则为睽。睽，是指不同、相违背，则“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除了以阴阳分类，《易传》还以事物八种属性（“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对万物进行比较分类，将万物之象归为八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许多牵强之处，却反映《易传》作者象思维和认识所达到的水平。

按照《易传》的理解，观外在世界之象进行的类比是观易象比类的前提。如观天地与人神之比，比较，《系辞传》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幽明之故”是指天地幽明，“死生之说”是指人生死，“鬼神之情状”指阴阳变化。由观天文地理而推出幽明、死生，由物变推出鬼神。《文言传》“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也是此意。

然而，易象一旦形成，就由观外象比类转换为观易象比类，且易象成为比类的主体。如《易传》释观卦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

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下。（《贲·彖》）

观䷓之象，上巽下坤，坤为顺。九五在上卦巽，是为“大观在上”。“中”指九五居中，“正”是指九五以阳居阳位，是为“中正观天下”。由《易》之观象而推论观外在世界之意，即“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

① 成中英：《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访谈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77 页。

②③ 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兼论本体论诠释学的涵义》，成中英主编：《本体论与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31、41 页。

④ 吴克峰：《易学研究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8 页。

⑤ 《墨经·经下》：“推论之难，说在大小。”《荀子·正名》：“推类而不悖。”

⑥ 王弼《周易注》增有“刚柔交错”。

此是以观卦之象比类天之“神道”“四时”之象。这个易象思维形成过程是化繁为简的过程，从外在世界之象到易象符号，然后再由易象符号到外在世界之象。在《易传》那里，由观《观》卦象，到观其他卦象，观易象等于观外在世界之象，观易象是观察和认识外在世界重要的方法与理路。因此，理解和认知外在世界，无需外求观外在世界之象，通过观易象符号可以实现。

观易象运思的活动，其实质是比类思维，即透过化繁为简的过程而形成易象符号，与其他事物比类，然后去理解（“尽意”）和创造世界（制器）。这种思维贯穿于《易传》解释《周易》文本之中。如“观象系辞”，通过观察易象，与万物之象比类，找到与易象相关的物象，然后作文辞来表达。“观象玩辞”，主要用卦象与易辞对比，寻找其中的内在联系，然后以卦象解释系辞的根据，是观象比类。“观象制器”，以易象类比事物，取其相似或相近事物，然后推出某事物取之某易象。如伏羲观《离》象而做渔网，神农观《益》象而做耒耨、观《噬嗑》而发明集市，黄帝、尧、舜观乾坤发明衣裳，观《涣》象发明舟楫等（《系辞传》），皆属于观象比类思维。“观象行动”是人法易象行动的法则。如《大象传》先解说卦象，然后以“以”结构的言说方式，讲“君子”如何行动。六十四卦卦序排列，也是观象比类的结果。按照《易传》解释，六十四卦排列，是效法了天地演化，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不仅如此，《易传》将行蓍过程与宇宙演化比类，由“五十”“分二”“挂一”“揲四”，经过十有八变的数字变化是宇宙演化过程，由此而确立易象，即是外在世界之象，也即所谓的极数通变，“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由于数字是与易象密切相关的符号，数字奇偶与易象可以转化互诠，早期易占是数字占，易象符号起源于数字。^①故有的学者称数为象，如宋代邵雍提出易“有意象”“有言象”“有像象”“有数象”^②，元代吴澄认为，一至十每个数代表两个卦象，为数象^③。大衍筮法也是易象符号思维。

由于外在之物象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模拟而形成的易象符号也具有了变动的属性，基于此，《易传》观象比类思维是动态比类思维。何谓变？《系辞传》作了如下的解释：“化而裁之谓之变”，“一阖一辟谓之变”。此“变”，指阴阳相互转化而又相互制裁，即阴阳往来消长交替，阳变阴，阴变阳，如门户一样开闭相循，开为阳，闭为阴，开则闭，闭则开，这就是“变”的意义。在《易传》作者看来，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处在流动变化之中，最明显的是天地日月往来盈虚之变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传》）“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彖》）顺应了自然的变化变化的社会也有相因相革之变，如商汤与周武王就是顺应天地四时变化和人们强烈愿望而及时变革朝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

按照《易传》解释，易象最能体现变化的是爻象。爻，有效法之意。效法的对象就是物象之动。《易传》指出：

观变阴阳而立卦。（《说卦传》）

圣人以有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系辞传》）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系辞传》）

从《易传》的论述看，由于卦爻象符号的形成是效法了外在世界的变动，而使卦爻象符号具有了变化或变动的义蕴，这种变动表现在阴阳爻互变：由阳爻变阴爻，由阴爻变阳爻。“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因为爻的不确定性，一爻动或多爻动改变了卦的性质，六十四卦之间相对稳定的格局被打破，卦与卦可以互变，即由一卦变成了另一卦，即所谓的卦变之象。这种爻变和卦变正是易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生动体现。这就是《系辞传》所谓的“《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基于此，在《易传》看来，观象比类思维不仅仅是静态的思维，更是运用变动的易象符号去思考、比

① 林忠军：《周易象数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1、35页。

② 邵雍：《观物外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0页。象像，四库本作“象象”，恐有误。

③ 吴澄：《易纂言外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类、解释处在流变中的外在物象的动态思维。《系辞传》所说的“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说的是易象符号变动，意味着外在世界的变动，这种内外象一致性，用流动的易象去推类和解释变动外在世界，成为《易传》易象符号思维的定式。《易传》往往以刚柔“往”“来”“上”“下”等语表达卦象之间互动（后世称为“卦变”），如贲卦䷖卦象是“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交错”“文明以止”之“来”“上”之动象，以比类“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动象（《象》释《贲》）。咸卦䷞是“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之“上下”“感应”之动象，而推论出天地万物、人心交感之动态物象（《象》释《咸》）。又如剥卦䷖之象，阴长阳消，阳变阴，所谓“柔变刚”，阴自下而上而变至五，是剥落动态之象。观剥之象比类“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之天人之象（《象》释《剥》）。复卦与之类似，复䷗是剥卦阴变阳而尽，为坤䷁，一阳生于坤初为复，是为“刚反”“刚长”，然后由“刚反”“刚长”推类出“天行”“见天地之心”之天象（《象》释《复》）。如前所言大衍筮法，不仅筮法行著过程是模拟宇宙演化，而且行著结果老阳老阴数则变，即老阳变阴，老阴变阳，由一卦变为另一卦，即所谓变卦，按照“变为占”原则，推断事物吉凶，也是动变比类思维。由此看出，观象比类思维不仅是观静止不动的象思维，而且是观流动符号之象思维，这是《易传》象思维异于其他古代典籍思维的最本质特点。

《易传》的易象比类思维，根植于天地人三才整体观。按《易传》之见，天地生万物与人，天地人万物共处宇宙之中，皆由阴阳构成，虽其表现形式不同，“各正性命”，其实质皆存有相同属性。如《说卦传》所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的“阴阳”“刚柔”“仁义”是一个意思。而模拟天地自然而形成的八卦、六十四易象符号，也是一个整体，虽然卦与卦有确定的意义，但是皆本于阴阳符号而使它们之间有相同属性，这是易象类比之所以能成立的根源。动态比类思维从本质上是本之于易之本体，按照《易传》的理解，生生是易之本体属性。《系辞传》指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由形而上的阴阳之道抽绎出的易之象，生生不息、变动不居。以易象符号为载体而展开的动态通思维是《易传》易象思维的重要特征，也是易象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最根本的区别。如王树人所言：“‘象’是动态的，是‘流动与转化’的，因而‘象’具有不同的层次”；或更简明地说，与西方传统的概念思维“表现为‘现成性’‘构成性’与‘对象性’”不同，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创生性’‘非现成性’和‘非对象性’”。^①当然，王树人讨论的象思维，是一般意义上的象思维，不是《易传》易象符号思维。

五、易象符号思维是中国古代一种抽象思维

从现代思维学看，易象符号思维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仍然属于一种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从形式看，作为语言符号与易象符号的思维皆可以脱离具体的事物推演和判断，以此达到认识和理解外在世界的目的，这是人类解释和诠释世界的思维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易传》象思维与西方的语言逻辑思维相差无几。基于此，近现代学者如严复、冯友兰、方东美等探讨了与象思维有关的问题。方东美在检讨了汉代象数体系后，视《周易》六十四卦为“演绎系统”和“归纳系统”，重构了易学象数符号逻辑系统。^②这种以符号为载体的思维，近似于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所说的“符号逻辑”。吴克峰从逻辑推理类型、逻辑理论、逻辑系统、逻辑方法等探讨了包括《周易》经传在内的易学逻辑问题。但他不完全赞同易学思维是纯粹形式逻辑思维的观点，他认为易逻辑本身无形式的过多说明，易符号抽象并非完全形式化的抽象，是半形式化，需文字表述支持的抽象，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③他看到了易学逻辑思维与西方逻辑学的本质区别。从逻辑学看，他的说法无可厚非；但是他说的易学逻辑与严复、冯友兰等人一样，是易文本思维或易学思维，还未就《易传》所说的易象思维专门做出深入探索。

同时，易象符号有排列整齐而有序的、灵活而美妙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从古人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来，他们通过对外在世界的线条、色彩、形状等形象进行模拟、比类、抽绎、加工，创造出反映事

① 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② 方东美：《易之逻辑问题》，《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第1—22页。

③ 详见吴克峰：《易学研究逻辑》，第412—413页。

物本质的一系列意象符号，这些意象符号就是易象符号。易象符号未完全脱离外在世界成为纯粹的符号，而是保留了一些外在客观世界直观形象的特征，这些符号，可以称为“像似符号”。“像似符号表征方式，是符号形体与它所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的肖似性。这就是说，像似符号的符形是用肖似的方式来表征对象的。”^①如《象》释噬嗑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其意是指颐卦之象☶外实中虚的是口，噬嗑☲四是阳爻为物，此象为口中咬合物为“颐中有物”，此以直观的形象化之象诠释噬嗑之象，即人食物之象。《杂卦传》所言“噬嗑，食也”是此意。又如鼎☱上离为火，下巽为木，有烹饪之象。《象》释《鼎》：“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再如晋与明夷互讼，《杂卦传》曰：“晋，昼也；明夷，诛也。”按《说卦传》：坤为地，离为日，离日在上，坤地在下，为晋☱，日在地上之象，《象传》释之曰：“明出地上”，是白昼。相反，明夷☱是日在地下，即《象传》所说“明入地中”，即为黑夜，黑夜是光明受伤，“夷者，伤也”（《序卦传》）。同时，《象传》专门以八卦之象解释六画别卦之象，即以象解象，然后推论人事，故易象符号思维带有某些形象思维的特征。然而，这种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是有区别的。于春海指出：“它（形象思维）表面上与取象思维（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通过想象’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和一种推论的逻辑方式，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②按照此说法，形象思维与象思维最大的区别是，推论结果不同，即前者客观再现现实，后者是与客观现实未必有联系。这个说法恐不妥。笔者管见，《易传》的象思维的象，不是形象的物象，而是指代物象的符号，与形象思维的象是外在世界之象不同。形象思维是通过想象重塑直接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活动，如绘画、戏剧、文学艺术等。而易象思维离不开指代物象符号，因易象本之物象，具有外在物象的特征，故它是通过想象间接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活动。“既不同于西方人的纯粹概念思维，又不同于艺术领域内对对象世界直接摹影的形象性图画，而只能是以象征方式与对象世界联结和沟通起来，通过想象、联想获得客观事物的意义。”^③

《易传》象思维具有逻辑思维特征，又有某种形象思维特征，主要表现形式是观象类比与动态易象符号思维。由于脱离语言的易象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又是动态的，因而对于象的解释与把握，并非易事。因而，在人类思维活动中，观象比类的思维，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维，即思维的结果往往难以达到一致，推断出结论与事实不符也十分常见。如《易传》的“观象制器”，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汉儒以“观象”解释文辞，也未必符合文本的原义。

六、结论

《易传》之象，包含自然之象和本之自然之象而形成的易象两层含义。易象与语言有共性，又不同于语言，它是通过对外在客观世界物象的观察、模拟、抽绎，将显现于人意识内的物象转化为形象的、直观的、与外在世界物象形“相似”的阴阳符号和由阴阳符号构成的意象。《易传》象之概念，介于道器概念之间，是“几”。《易传》之象与西方现象学中的“现象”皆认为象总与物相联系，象是一种事物本身的显现，此为二者共性。不同的是，《易传》的“象”或“物象”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事物现象的外在显现，外显的象是被人所观察和理解的；而西方现象学所说的“现象”是在人之感官和意识内的显现，强调的是主观的显现。《易》之“象”与西方逻辑学和现象学所理解的“象”，具有稳定性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是《易传》自然之象具有变动性，是始终处于不断流变之中。易象是对外在世界天道地道人道的模拟，因而易象也具有与外在世界同样的属性，也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作为人精神产物的易象符号的特征，既存有某些外在世界的物象特征，即象形；又超越于外在具体事物，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即象征意义。与语言不同的是，从语形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字是由形状不一的笔画构成，而易象则是由阴阳符号构成。前者显得杂乱无章，可以直接表达复杂事物；后者显得整齐有序，不能直接表达复杂事物。

① 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第63页。

② 于春海：《〈易经〉与取象思维》，第55—56页。

③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第154页。

《易传》中的易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一种符号思维。观象比类是易象符号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仰观俯察模拟而形成的易象符号，与其他事物比类，然后去理解（“尽意”）和创造世界（制器）。易象一旦形成，就由观外象比类转换为观易象比类。“观象”之“观”，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能力；“类比”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思维活动。观象比类思维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关系。《易传》象思维不仅仅是静态的易象符号比类思维，也是运用变动的易象符号去思考、比类、解释处在流变中的外在世界事物的思维。《易传》对于大衍筮法和“观象制器”的解释，不仅是观象比类思维，也是观象动态思维。《易传》的易象比类思维，根植于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和本之于易之生生之本体。脱离卜筮文本的易象思维是一种不以语言概念为媒介的抽象逻辑思维。同时，易象符号未完全脱离外在世界成为纯粹的符号，而是保留了一些外在客观世界直观形象的特征，通过观变化的易象符号去理解世界、创造世界、规范人类行为而形成的易象符号思维，带有形象思维的特征。易象符号思维最本质的特征是动态性思维，这一点与西方逻辑思维相区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汉唐易学发展与转型研究”（25SGC02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Image Thinking: Symbolic Thinking of Observing Images and Drawing Analogie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Yi Zhuan*

LIN Zhongjun

Abstract: The images in the *Yi Zhuan* encompass two layers of meaning: the natural images and the “易象”, translated as Yi-image (concluding trigram images, hexagram images, and line images), formed based on the natural images. Unlike language, Yi-image was created through observing, imitating, and abstracting the images of external world, transforming the images that appeared in human consciousness into vivid, intuitive, and pictorial Yin-Yang (“阴阳”) symbols that resembled the external world’s images, as well as imagery composed of Yin-Yang symbols. The Yi-image thinking in the *Yi Zhuan* represents a form of symbolic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The method of “观象比类” (observing images and drawing analog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Yi-image symbolic thinking. The Yi-image symbols, forme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are compared with other things, and then used to understand (“to fully express the meaning”) and shape the world (by making artifacts). Once Yi-image is formed, the process shifts from observing external images to observing and analogizing Yi-image. This image thinking process involves simplifying complexities, moving from the image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o Yi-image symbols, and then from Yi-image back to the image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he “observing” in “observing image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observe the world; “analogizing” refers to an active and conscious thinking activity. The image thinking in the *Yi Zhuan* is not only a static way of observing images and drawing analogies, but also a dynamic one. The foundation of this mode of thinking in the *Yi Zhuan* lies in the holistic view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as well as the ont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ever-evolving. This Yi-image thinking, which is detached from divination texts, is a logical thinking that does not rely on language concepts. At the same time, the Yi-image symbols preserve some intuitive and visual traits of the external world. The Yi-image symbolic thinking, formed by observing the changing Yi-image symbols to understand and create the world, and to regulate human behavior,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aginal thinking.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Yi-image symbolic thinking is its dynamism,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Western logical thinking.

Key words: *Yi Zhuan*, Yi-image symbols, symbolic thinking, observing images and drawing analogies, dynamic thinking, abstract thinking